

卫斯理

原振侠科幻系列

11

巨震气

尔辰

斗

1

武侠小说系列：

巨震

妖气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葛佳映

封面设计:静彦

原振侠传奇系列

巨震

妖气

作者:卫斯理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陕西安康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38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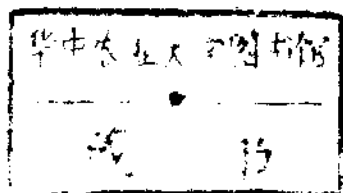
ISBN7-80605-195-3/1.162 定价:15.8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巨震..... (1)

妖气..... (147)



巨震

自序

据说，那些处身于地震带的国家，再遇上一两次类似三藩市、东京、唐山那样的大地震，整块大地就会下陷以致陆沉，那时候，千万人将会失掉了他们的性命，而财物的损失，更将无法估计！可怕！可怕！

没有人希望它会来临，却偏偏有野心家要处心积虑地制造出人为的地震来

那是我一趟怖莫名的经历，即使在我把它记录出来之后，我的手心，仍在淌着冷汗。

原振侠

九七·十月某日于不知名处
忽传门声
你道谁来

内容简介

断垣残壁，炭柱焦土，呻吟在瓦砾堆下无数曾是鲜活的生命……，地震——这是现代都市的噩梦！倘若它只是由于自然界的伟力，人类也许终有可以克服的一天。当这种伟力与野心家无法究极的欲望结合，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末日。原振侠并不知道，在这个最后的时刻，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他只知道：如果失败了，代价将是他的地球故乡和生活于其上的众生……

一、天摇地动

黄昏。

落日的余晖，照在北上河上，泛起了通道金光。

河水悠悠地流着，叶叶轻舟，在平稳的河面上，无拘无束地顺流飘浮。

戴着草帽的渔夫，撒下鱼网，然后，蹲在船头，静待猎物的上钩

无际的天空，被暗红的浮云盖覆着，远远的西山，太阳仍然发挥着它的无穷威力。

虽然黄昏已临，却没教人有黄昏的感觉。

秃鹰在河面亡盘旋飞翔，张爪觅食。

我正站在河边，远眺看岩手山。

岩手山在日本并不太高，海拔二千米，却是游览胜地。此刻整座名山正落在斜阳里，配上一色红叶，散发出有如图画般的美丽。

我的嘴角叼着一根香烟，正默默地凝视着这充满神秘的大自然。

这样过了大约五分钟，我把得烟掷在地上，用鞋尖踏了几下，然后缓缓地 toward 身后望去。

在我的背后是诗人石川啄木的纪念碑。

碑上题着几句诗——（柳条轻折，北上远眺，如泣如诉。

我看了一会，发出了一声叹息，石川啄木是一个可怜的诗
人，他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悲哀。

在叹息过后，我转身向那辆黑色的吉普车走去。

轻风从北上河那里吹来，轻拂着我的脸孔。我走过那条小
径，一个看似从农田归来的老农妇，正好跟我擦身而过。那被
太阳灼得焦黑的脸孔，隐隐现出了刚毅的神色。她并没看我一
眼，只是默默地向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走到吉普车那里，再一次望向岩手山。

岩手山上正葬着美丽的秋子。

还记得《药灵》那个故事吗：那个被充满贪婪的丈夫所出
卖的可怜女人的骨灰，已给埋在岩手山的山麓。

差不多有两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回来看她。

我打开吉普车的车门，钻了进去。

就在我的臀部刚接触到车座的刹那，我陡地感觉吉普车的
车身强烈地在摇动。

认脚底那里，传来了“隆隆”的可怕声响。

朝车窗外一望，郁郁苍苍的树木，都在激烈地摇动。

地震！

我下意识地想起了这个名词。

吉普车开始前后摇动。

还不到半分钟，干燥的地面出现了条条裂痕。

我朝北上河望去，由于吉普车所停的位置较高，是以我很
清楚看到河面的情况。

呀！河水开始翻动。

我迅速地离开了吉普车，才踏足地上，就几乎被那巨大的
摇动掀倒，我连忙抓住吉普车的车门，这才勉强稳住了身形。

北上河的河面出现了“异变”。

两岸的河水，一齐向河中央流了过去，溅起了白色的游涡。

岸边的农舍，在暗红的天空底下，骨牌效应似地接连崩倒。

巨大的摇动，接连不停，吉普车旁边的榆树，终于抵挡不住摇动，倒了下来。

当嘭的一声，榆树倒在地上时，地上的沙土被击了起来，向四周弹开。

白色的漩涡朝河底卷去，迅即又像喷泉似的，向半空直射了上去。

北上河似在咆哮，又似在发疯。

我的耳边，响着隆隆的声音。

随着隆隆的响声，北上河忽地扩大了。

那绝对不是什么错觉，北上河的确大扩大，据我粗略估计，至少扩大了二公尺左右。

两岸受到了巨大的逼力，在刹那间，陡地向后退了数公尺。

土地开始隆了起来，从龟裂的土地那里，涌出了地下水和沙土。

本在河水上捕鱼的渔船，这时也遇到了厄运，被卷动的河水，吸进了河底。

渔夫拼命地在跟白色的游涡搏斗，朝岸边急游过去，那细小的身躯，那能敌得住发疯的游流，一个巨浪翻过去，立即将他抛向空中。

渔夫在半空中，伸手乱抓，虽然听不到他的叫声，但我知道

道那定然是我所听过的喊声中最最凄厉的。这时，我身边的不远处，又有树倒了下来，就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就会压在吉普车上。

我不禁捏了一把汗，正想翻身逃命时，地震陡地停止了。

我站在原地，不敢动弹，五分钟过后，我惊惶的情绪才稍稍平复过来。这时我才肯定，地震的确过去了。

我吁了口气，朝崩坏了的河岸看去。

农舍已在冒火，不时发出“卜卜”的爆炸声，村民的叫喊声，此起彼落，。再朝身边看去，几乎百分之八十树木已被震毁，地面上出现了无数的龟裂，有些甚至龟裂得出现了深深的洞穴。

我倚着吉普车，袖了一根香烟。这是我的习惯，每当所遇到的凶险结束后，我都会藉香烟来镇静我的情绪。

灰白的烟，从我的鼻孔里传出，在昏黄的山色中冉冉上升。

陡地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掠过。

那念头自然是跟刚才的地震大有关连。

(那地震好古怪!)

地震的震法，似乎跟我过往经历过的，有点不同，但不同在哪里？一时间我又说不上来。

这时，对岸传来裂帛似的救护车的铃声，将会有无数的死伤者，给陆续地抬上救护车，他们的生命，是否能被抢救过来。谁也无法知道。

生命的无常，让我再不能耽在这里。

我重新回到吉普车上，发动了引擎。

吉普车是九〇型，却跟普通的吉普车不同，这是一辆经过

改装的吉普车，拥有不少先进的配备，它的车主是一个退役美国空军上校，名叫约翰森。

约翰森驻守冲绳，奶役后，一直留在日本，加入了“重立”汽车了。这部吉普车，就是他利用工余时间，亲手改装的。

我本来并不认识约翰森，但他的太太夏洛斯，却曾是我医院里的同事。今趟找到日本东京参加“爱滋病研讨会”，夏洛斯为了我的方便，向我提供了这部性能独特的车子。我原是一个对新事物充满兴趣的人，一听夏洛斯在电话里的推荐，当然不会拒绝。

就这样，我暂时成为了这辆吉普车的主人。

我小心翼翼地驾着吉普车，避开了地上的龟裂，朝公路驶去。

当吉普车驶进四号公路时，我被眼前的情形唬住了。

几乎一半以上的民居已被震毁。

警车，救护车，响着警铃，往来穿梭。

吉普车朝盛岗市驰去。

我驾着吉普车，脑子里仍在想着刚才地震的事，地震只不过发生了一分钟左右，在感觉上，却是极其悠长。然而，此刻回想起来，却又觉得那摇动只不过是顷刻的事。

只不过短短的刹那，北上河就像倒翻了似的，两岸后退，河幅扩大。

吉普车刚进入盛岗市，汽车电话就响了起来。

我拿起电话，立即听到了夏洛斯的声音。

“原！岩手、秋田两县发生了七级巨震，你可有事？”

“有事哪能听你的电话！”我故作轻松地。

“情况严重吗？”

“那是我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大的地震，严重程度仅次于唐山大地震，几乎所有的民居都倒塌了。”

“岂止民居，马路，铁路，机场，听说都有损坏呢？”夏洛斯有点担忧地：“原！你快来我这！”

“多谢关心！我还想观察一下损坏的程度，有什么发现，我会打电话给你。”

“好吧！你小心一点，我们保持联络。”

我挂上了电话。

这时，吉普车已驶进盛岗市中心。

市内，一片混乱，马路上的行人，脸色凝重，匆匆赶路。

有不少灯杆，抵受不住震力，倒在地面，阻塞了马路，我好不容易才把吉普车驶进酒店的停车场。

我走进房间，刚把门关上，电话又响了起来。

拿起电话一听，女接线生那唠唠声响了起来：“原先生，东京电话。”

“接进来。”我从口袋里掏出雪茄，点了火。

“原！”又是夏洛斯的声音：“有一个人好想跟你谈谈？”

“谁？”我问。

“他叫马场善幸，你可听过这个名字？”

“听过，他是日本的法务大臣，对吗？”

“时？”夏洛斯应了一声：“是约翰森的好朋友，他有事想让你帮忙？”

我一听，暗叹不妙，正想推拒，夏洛斯的声音又肉了起来，“原！你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冒险家，不怕任何挑战，对吗？”

“夏洛斯，你可知道今趟我到日本来并不是理闹事的吗？”我大声抗议：“如果我不把爱滋病报告弄好，院长就会把我辞退。那时候，谁来可怜我！”

“原！马场大臣说这次地震，极不寻常，可能会令整个世界毁灭，他好想跟你谈谈，听听你的意见。原！我希望你能听听他说的，万一不感兴趣，这才推他，好吗？”夏洛斯的声调近乎哀求，我不由心软。

“好吧，我跟他谈谈！”我没好气地。

“OK！一秒钟之内，马场大臣会给你电话。再见。”夏洛斯挂上电话。

真的不到一秒钟，电话又响了起来。

“原振侠医生吗？我是马场善幸！”男人的声音十分沙哑：“很高兴你能听我这电话？”

“别客气，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我弹了一下烟灰。

“我们刚才接到岩手、秋田两县的报告。民居倒塌，比预期的少，但交通网络的损毁程度，却十分严重。目前，秋田已成为孤岛，至于岩手方面，也只有四处公路安然无恙，其他交通，完全瘫痪。”

我一听，吓了一跳：“马场先生，听你这样说，连结东京、岩手、秋田、青森的干线，目前只剩下四号公路！”

“对。”马场善幸顿了顿：“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消息，大抵如此。我打电话给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商量。”

“马场先生，我只是一个医生，能帮你什么忙呢？”我苦笑地。

“原医生！你太谦虚了，谁不知道你是大冒险家。这个世界上，能应付特殊危机的，怕只有卫先生和你了！”马场善幸

一大顶高帽子向我头上套：“有关这次的地震，我们收到了两个奇怪的报告。一个来自政府咨询机关地震对策研究中心，一个来自秋田县的灾难对策同。”

“马场先生！你不是想我去调查地震的原因吧？”我打趣地问。

“正有此意。”谁不知马场善幸却老实不，客气地直认不讳：“原医生！你不知道地震对策研究中心的成员，可都是敌国第一流的地震学者啊！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这次的地震十分古怪。”

这一点，我也同意，刚才在北上河畔所体验的地震，的确十分怪诞。

“马场先生！是不是地震仪测到了震法有异样呢？”我问。

“听说是。”马场善幸说：“专家们说，这次地震有人为的迹象！”

“什么？”我几乎跳了起来，直到目前，我还没听说过有人为的地震这回事。

“至于秋田县传真过来的报告，更加惊人。”马场善幸幽幽地说：“报告说雄物河的河面，一下子扩大了二十多尺！”

“是不是河的两岸崩坏了，才导致这个情况？”

“不不不！”马场善幸一连说了三个“不”，“河岸没崩坏，是河被突然扩阔了。”

“马场先生，你刚才所说情况，我曾亲身体验过。”我渐渐感到了兴趣。

“真的？”马场善幸的声音充满了惊奇。

“你没说错，地震的震法，真的好古怪。地震发生时，觉得震法似乎合符常规，便随后地震平息，却又有一种异样的感

觉。”

“是吗？”马场善幸问了一句：“你刚才说体验过河面的扩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是偶然目睹的。当时我正站在北上河边，地震一到来，两边河岸就像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向后拉开似地，河面随即扩大。”

“原医生！你的观察真透彻，真的了不起。”马场善幸称赞说：“既然我们都觉得这次的地震非比寻常，那就更应该好好地合作一下，对吗？”

（好家伙！）我不由得暗叫了一声。

“原医生，我想你去见一个人。”

“谁？”

“国立盛岗理科大学的名誉教授天知。”

“天知教授？是不是闻名世界的地球物理学权威！”我问。大概在半年前，我在一本美国侯斯顿太空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的科学月刊里，看到了天知教授一篇有关地震研究的文章。文章指出，目前世界处于地震带里的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各城市 and 美国的洛杉矶、三藩，万一再发生七级以上的大地震，就会地陷，届时，死伤人数，财物损失，将难以估计，

“正是。”马场善幸低声说：“我已跟教授通了电话，你去见他吧？”

（呀呀！原来早有预谋，马场善幸似乎一早料到我会落水。）

“好吧！”我接了电话。

十分钟后，我离开了酒店。

盛岗理科大学离酒店很近，徒步十五分钟就可到达。

马路上，仍然充满着地震带来的恐慌。警察、市政局的人员、正在清理街道。

我缓缓地在昏暗的马路上走着。

虽然有三分之一的马路停了电，但繁盛的闹市里，霓虹灯仍然闪亮着。

平日不大受人注意的霓虹灯，如今发挥了它们的力量，令过路人稍稍有了安心的感觉。

马路上满是人，至少比平时多了几倍。人们都不敢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生怕有第二次的地震。

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中，正挤命地把倒在马路上的灯柱移上工程车。

马路上，触目所及，全是有如蛇形的电线。

我小心翼翼地避过了地上的电线。虽然日本拥有自动截断电流的先进系统，但难保地震会把系统破坏，是以地上的电线。有可能仍带有电力，一不小心绊着，随时有触电的危险。

我走过的马路，全都出现了深浅不同的龟裂。这时，横亘在我面前的是一幢五层高的大厦。

地基已陷入地底，整座大厦向邻边的大厦靠过去，摇摇欲坠。

许多人从大厦里争先恐后的奔了出来，他们手上都捧着文件一类的东西。这座大厦看来是一幢商业楼宇。

马路上，来来往往都是大型工程车。

由于有着丰富的地震经验，日本人的善后工作，做得既快速又妥善。

两年前的神户地震，摧毁了半个神户市，但听说，神户一般的重要建筑此刻已恢复了旧貌，而那条倒塌的高速公路，如

今亦已修建完毕，车辆通行无阻。

我无法不佩服日本的先进科技，更无法不对日本人的勤奋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在我住的那个都市，虽号称世界名都，论工作效率，却仍无法跟日本比肩。

我走过开运桥，朝盛岗遗城走去。

国立盛岗理科大学就在盛岗遗城里。

在救护车急剧的铃声中，我来到了大学的正门。

整座大学都被叶叶大所笼围着，大概是大学不幸地列入了停电区，因而所有的建筑物都停了电。

黑暗笼罩着整座大学。

走过正门，右手是一幢两层高的接待处，二楼部份已呈崩落。

我掏出电筒，朝接待处走去。

我接待处的职员手上握着电筒，照向我的足踝。

“小心！地上全是瓦片木材。”职员好心地提出了警告：“对了！先生，你找谁？”

“天知教授！”我轻轻地回答。

“啊！”他向我打量了一眼：“请问东面走，穿过树林，你曾看见地震研究所。天知教授正在那里工作。”

“谢谢。”我别转身，循指示朝东走，很快就进了一座小树林。

林里很暗。电筒发挥了作用，很快我就穿过树林，到了那座三层高的建筑物的大门前。

那座建筑物，外表异常残旧。我抬头一望，建筑物的窗门正掩映着烛光。